

# 劳弗皮影收藏述略

谢亚文

**摘要：**伯特霍尔德·劳弗 1901—1904 年在中国探险期间收集了大量皮影文物，包括腊筒唱片、剧本和皮影影偶。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后来收藏了劳弗收集的大量皮影，影偶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包括田野笔记和皮影影偶两部分，田野笔记请专业人员标注，大体按照剧目、人物、砌末类型等分类整理，皮影影偶包括汉口皮影、杭州皮影、山西皮腔纸窗影及北京东城派和西城派皮影，其中以北京东城派皮影为主体，表现其 20 世纪初期在北京西城派皮影影响下的发展与变化痕迹。综观其皮影收藏，可以看出劳弗将中国皮影视作集手工艺、表演、民间文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力图保存皮影在 20 世纪初的本来面貌，注重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对欧美后来的皮影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劳弗 皮影 北京东城派

**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5-0187(2023)04-0033-07

2011 年，中国皮影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沉寂已久的传统戏剧形式再次回到大众视野。中国学术界对皮影戏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佟晶心等学者对滦州影戏的研究，然而此时在战乱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皮影的全盛时期已经结束，加上学者并没有收集、整理皮影影偶、剧本和演唱的条件和意识，我们很难从学者的文字论述中还原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及这段时间的皮影发展历史。伯特霍尔德·劳弗（Berthold Laufer）是较早关注中国皮影戏的人类学者，1901—1904 年在中国的考察过程中，他收集了丰富的皮影资料，重新研究这些珍贵资料，为我们管窥 20 世纪初期中国皮影戏的样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让我们一窥这位对中国充满好奇与热爱的汉学家、人类学家注目中国皮影的独特视角。

## 一、劳弗的皮影收藏

伯特霍尔德·劳弗是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中文译名有洛佛尔、劳费尔、劳费、劳弗、罗佛等。劳弗出生于德国科隆，因家庭条件富裕，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劳弗幼时十分热爱戏剧，尤其是木偶剧。1893—1895 年，劳弗就读于柏林大学，期间参与了科隆的东方语言研讨班。后跟随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学习语言，如汉语是跟随德国学者顾路柏（Wilhelm Grube）学习的。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劳弗来到美国，在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指导下开始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sup>[2]</sup>。

1901—1904 年，劳弗带领雅各布·亨利·席福考察队（Jacob H. Scruff Expedition）在中国考察，

**作者简介：**谢亚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在考察中,劳弗因对中国戏剧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皮影独特价值的认识,收集了包括皮影、木偶、手偶等大量戏剧文物,其中皮影文物的收集最为全面。在历时4年的考察中,劳弗收集的皮影戏相关文物包括剧本、唱片和皮影影偶三个部分。

1908年,劳弗任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1908至1923年间,劳弗两次返回中国探险,在中国收集了大量文物,这其中包括数百件影偶<sup>[3]</sup>,主要藏于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劳弗收藏的皮影剧本主要是1902年在北京所得。1902年,劳弗在北京考察期间,从一个皮影戏班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购得全套道具和手抄唱本,并对其中一些唱本进行录音。这些手抄唱本仅存19册,经劳弗和夏礼辅(Emil Krebs)、顾路柏整理并定名《燕影剧》,1915年在山东省兖州府的天主教印书局印行<sup>[4]</sup>,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这一版本的收藏。同年,《燕影剧》又以《中国影戏》(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为名在德国莱比锡出版。1916年,由顾路柏和他的两位弟子担任翻译、劳弗校正并作序言和导论的德文译本在慕尼黑《德国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刊》刊出<sup>[5]</sup>。《燕影剧》包括佛教剧、道教剧、历史剧、风化剧、滑稽剧和独歌五个部分,计59个剧本<sup>[6]</sup>,2023年3月其影印版在国内出版<sup>[7]</sup>。

劳弗皮影收藏的第二部分是1901—1902年间录制的蜡筒唱片,其中可以确定是皮影戏伴唱的剧目有《金山寺》《雷峰塔》《夜宿花亭》《大补缸》和《二十五更》等。<sup>[8]</sup>1962年,这些蜡筒唱片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转存到印第安纳大学,现藏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The Archives at Traditional Music of Indiana University),2017年印第安纳大学对其进行数字化建档,从印第安纳大学在线媒体馆藏<sup>[9]</sup>可以听到经修复后的385段唱片,其中SCY2933—SCY2942是整本皮影戏《夜宿花亭》,但与《燕影剧》中的唱词不一致,可能来自不同皮影戏班。2018年,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正式启动“中国最初录音项目”,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在和贺绿汀中国音

乐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百年前的劳弗中国录音特藏暨音乐档案建设圆桌会议”上,正式与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就此项目开展合作,在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这些早期的中国录音逐渐回到中国。<sup>[10]</sup>与此同时,相关学者如张玄、郭弈努等积极地就这些资料进行阐释和研究。相较于剧本和唱片,针对劳弗收藏的千余件皮影影偶的研究较少,历来学者都只是零星介绍或引用。劳弗收集的皮影影偶现在主要藏于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前者主要包括成都灯影等的影偶,实物难以窥见,仅能从线上看到唐仲英中国馆中《西游记》的皮影表演,其中的皮影来自伯林·班顿(Pauline Benton)和劳弗收藏,但是讲述已经是现代的。<sup>[11]</sup>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藏品最为丰富,包括影人头茬、影身、景片、动物等1300余件及劳弗的田野笔记和手稿。

## 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皮影馆藏概况

劳弗于1901年底到达北京,在北京地区待了将近一年,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皮影,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皮影戏人物<sup>[12]</sup>,并雇佣皮影的拥有者讲解每个皮影角色,同时雇佣专人用中文对其进行编目和描述。1903年8月17日,劳弗在西安考察时得知这一套皮影戏人物丢失大半(736件)。<sup>[13]</sup>1903年3月25日到6月28日,劳弗待在汉口地区,收集了近百件汉口皮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中国皮影,包括上述中文编目和劳弗在北京和汉口等地收集的北京皮影、杭州皮影、汉口皮影等,以北京地区的皮影最多。博物馆标注这些皮影的收集年份为1903年,实际上是包括1901到1903年间的收集品,期间劳弗考察、经过的地区包括上海、杭州、北京、南京、汉口等。

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官网的“劳弗中国考察(1901—1904)”版块<sup>[14]</sup>,可以检索到劳弗这一时期的收藏品,包括收藏实物、田野笔记和手稿,田野笔记和手稿在每一条目下方的链接里。手稿主要是物品序号和馆藏序号的对应,几乎不涉及皮影内容;对应的田野笔记经皮影拥有者讲解、专人中文标注,共有3份:第一份田野笔记页码标注为99-

200页,对应物品序号992-1940;第二份田野笔记页码为第1-28页,对应物品序号1941-2195,这两份笔记的物品序号是连续的,可能是同一时期收集,对应的馆藏序号为70/10028-70/10557和70.0/2450-70.0/3164、ASIA/0788A-S、ASIA/0799及ASIA/0815。物品序号排列与馆藏序号排列顺序不同,田野笔记在按人物、砌末等类别排列的同时兼顾风格流派,馆藏顺序应是根据皮影剧目、人物、砌末分类等进行调整后排列。第三份田野笔记页码标注为第172-173页及第184-186页,分别对应物品序号3115-3133和3250-3298,这部分皮影对应的馆藏序号为13360-13427,其中13360、13361不见于网站。这部分除13362A-D造型稍异外,其余皮影都属同一流派。总的来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份笔记包含的皮影,对应物品序号992-2195,主要收集于北京地区,数量多、风格不一。第二部分对应第三份田野笔记,主要收集于汉口地区,这一部分皮影数量较少,约70件,风格统一。田野笔记中人物和头茬标明姓名;身段按分类标注,有“冠甲”“黄马褂”“龙袍”“补服”“小袄衣”“花衣”“流堂”“仙衣”“青衣”“女龙袍”“女花衣”等;砌末则标注具体物品,如馆藏编号70/10028,田野笔记标注“法台”;编号70/10033,标注“水晶宫”等。田野笔记主要按照类别排列皮影,同一人物、同一类砌末排列在一起,但并不严格按照这一方法,笔记中有不少同类皮影重复出现。第一份笔记以人物为主,第二份以砌末为主,第三份较独立,包含人物、砌末、身段等。

### 三、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的流派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的两部分影偶中,第二部分皮影数量少,风格也较易区分。馆藏序号13362A-D标注为汉口收集,大小在32-35厘米之间,头茬与身子均为实心,少雕镂,色彩鲜亮,对比强烈,富有强烈的装饰性,延续了宋代以来的“绘革”之风,是浙江皮影中的杭州皮影。这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品

中唯一的一组杭州皮影,可能是数量较少,田野笔记中没有中文标注,手稿中也没有关于这组皮影的具体信息。除了这组皮影外,约70件其他皮影均收集于汉口地区,包括影人、头茬、砌末及身段,其中影人较多,大小多在50厘米以上,多实心阴刻,色彩暗淡,风格粗犷,丰满滚圆。田野笔记中标注了“黑风怕”“大香山”两个剧目。这两个剧目下面的皮影人物分别有王朝、小卒、杨文广、伯花公主、吴氏宫娥、包文正等以及观音、姚天王、东岳大帝、张元帅、牛金寒等,皮影人物与剧目是否对应难以考证。但根据人物判断,“黑风怕”下的人物部分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角色,“大香山”下的“姚天王”“和子王”“赵天王”等皮影影偶上均有纸条标注,分别为“一殿姚天王”“四殿和子王”“八殿赵天王”等,他们是地狱十殿中的人物。四川是中国地狱十殿信仰的发源地,民间也常搬演地狱十殿信仰相关的剧目,在劳弗的笔记中,地狱十殿人物出现在“大香山”下,其是否与剧目“大香山”有关联,因民间戏剧流传较少,暂时难以考证。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皮影主体收集于北京等地区,因物品序号和馆藏序号顺序不一致,难以划分出具体板块。这些皮影风格多样,应来自不同皮影戏班。例如,馆藏序号70/10109为皮影人物判官,高31.4厘米,形象较具象,雕刻质朴古拙,图案简括,装饰纹样以短线、月牙线为主,应为山西皮腔纸窗影;馆藏序号70/10508和70/10509的两片云垛子,收集地为汉口,尺寸较大,颜色古朴暗淡,是汉口皮影;又如70.0/3153,影人头茬尺寸较大,高13.5厘米,面部生动,实脸裘髯,头部以狐尾装饰,着色采用的是明显的搽脸技法,是典型的明末清初北京西派皮影风格(图一)。<sup>[15]</sup>以上几个流派的皮影馆藏数量较少,不足百件。

除了这些皮影外,剩余的近千件被学界认为是北京东城派皮影的影偶,也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的主体部分,这部分皮影应为劳弗1902年从北京的皮影剧团购得。在2007年《神秘的动物:龙、麒麟和鱼》展览中,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也将序号为70/10073、70/10074等近十件馆藏皮影标注为东城派皮影,这些皮影代表了大部分馆藏劳弗皮影



图一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北京西城派皮影

的风格。参照来自同一剧团的“燕影剧”，可以看出这些影偶保留了很多剧目的整套人物或大部分人物，劳弗的田野笔记中有多处把同一剧目的人物排列在一起，如物品序号1160-1163，对应馆藏序号70/2581-70/2583和70/10263，是滑稽剧《两怕》的

4个人物：无奈、无能、勾四头和勾三头。另外，在第一部分的笔记第一页第一行是“影戏”，第二行是“混元盒包”，说明在笔记中是有意按剧目排列皮影顺序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中有全套或大部分皮影人物的剧目还有佛教剧《无底洞》，道教剧《混元盒》《百草山》，历史剧《双锁山》《竹林计》《扒柳树》，风化剧《倒庭门》《花亭》《借髻髻》《双官诰》《听琴》《逛灯》，滑稽剧《打面缸》《偷葡萄》《教书谋馆》《母女顶嘴》《男开唠》《三怕》，其中以风化剧和滑稽剧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风化剧”是北京皮影居于天子脚下，需要博得朝廷赞许，从而产生的一批有关当朝风化教育的小戏。这是北京西派独有的，如《小龙门》《巧姻缘》《背土地》《偷蔓菁》《老师谋馆》《当皮箱》《冯茂变狗》等。<sup>[16]</sup>这些剧目的皮影人物却在劳弗收集的东城派皮影中大量出现，因而涉及北京皮影的流派划分问题。

北京皮影一般以天安门为界，分为北京东城派和西城派，北京西城派皮影属于秦晋影系，是明代就存在于北京的“涿州影”，而北京东城派皮影则是道光、咸丰年间入京的以乐亭影为主的冀东的滦州影。滦州影“镌刻工巧，表演活泼，歌唱优美，很快赛过了‘涿州影’，赢得了观众”<sup>[17]</sup>。金受申在《北京通》里提到，“东西两派是同治年才分的，现在北京一二十家影戏社，只毛家湾口‘和顺社’是西派”，

“两派的分别，东派唱时有底本，西派没底本。西派影戏人一切皆古装，东派旦角用时装。”<sup>[18]</sup>《北京通》中的文章作于1938—1945年间，此时西派皮影已衰落。顾颉刚、佟晶心等学者也持类似看法。然而，关于东城派和西城派在皮影艺术和剧目上的分别，学界的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东城派和西城派“无论在地域、话本、影人、腔调、表演手法及戏名上，都有所不同”<sup>[19]</sup>。在剧本上，上述观点认为风化剧为西派独有。“在影人制作上，西派多用牛皮，雕工较细，尺寸较大，不涂油；东派制作用驴皮，雕工较粗，影人尺寸小，上桐油。在表演上，西派的表演动作粗犷简单，而东派影人的动作细腻灵巧。”<sup>[20]</sup>另一种说法是，“东西两派的传统影戏人物的造型，基本上差别不大，生、旦、净、丑的造型在刀法运用上和构图风格上更趋一致，都有滦州皮影造型的风格”<sup>[21]</sup>。翁偶虹在《路家班与北京影系》中也认为：“西派影戏与东派影戏，艺术上并无大异，只是流派不同，而同中有异。”<sup>[22]</sup>这些分歧造成了皮影分类的混乱。从《西派皮影遗珍》《中国皮影戏全集·造型》《中国民间工艺采风丛书·民间皮影》等书中收录的北京皮影来看，早期北京西派皮影现存较少，为数不多的西派皮影影偶制作年代多在明末清初，颜色暗淡，头茬写实，尺寸较大，在影人雕刻艺术上和东城派皮影有明显差异；而当代的西城派皮影路氏皮影在尺寸、用色等方面和滦州影风格相近。认为西城派皮影和东城派皮影差异较大的学者，其实是以早期的西城派皮影作为比较对象。但滦州影入京以后，和北京原有的“涿州影”互相影响，西派皮影“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习惯，影人变小了，改锣鼓为丝弦”，东派皮影在造型上也有明显变化，“旦角的额头到鼻子微微有点弧形，环形眉与眼角接上，给人一种清秀俏丽之感”<sup>[23]</sup>。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劳弗收藏的北京皮影正处于这个转变时期，从这些皮影中可以看出滦州影入京以后因地域原因和受西城派皮影影响产生的转变。从剧目来看，西城派皮影演出无底本，“燕影剧”属于东派皮影剧本，但受北京地区的市民趣味影响，收录了西派皮影的代表作风化剧。另外，北京西派的传统剧目“京八本”——《白蛇传》《混元盒》《西游记》《小开山》等“燕影剧”中也有收录。<sup>[24]</sup>从皮影



图二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皮影人物

造型来看，同一皮影人物显示出不同的造型特征，如旦角美英（风化剧《花亭》），馆藏序号 70/10180 是实脸，面部为黄色，通天梁鼻，眉眼不相连；馆藏序号 70.0/3113 也是实脸，但鼻梁向内凹陷，脸部涂白，颊边带红；70.0/3114 和 70.0/3115 都是空脸，通天梁鼻，眉眼相连，但头部装饰有细微区别（图二）<sup>[25]</sup>。劳弗收藏皮影保留了北京皮影各流派相互影响的珍贵史料，为研究北京皮影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珍贵视角。

#### 四、劳弗收藏皮影的特点

劳弗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东方语言专业，并获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掌握波斯语、梵语、汉语、日语等多门语言。在 1901 年的中国探险之前，他已经在西伯利亚的田野工作中获得了足够的人类学经验。<sup>[26]</sup> 从他整理的田野笔记和收藏的皮影实物来看，劳弗收藏皮影有以下特点。

首先，劳弗将皮影视作一个集手工艺（影偶）、表演、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劳弗对皮影的收集涵括演唱、剧本和影偶。就表演来说，他同意宋代高承的观点，认为皮影起源于汉武帝怀念李夫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招魂术，是纯粹的宗教性质。在剧本方面，他专门收集了北京东城派皮影表演剧本，并寻找合适的学者翻译成德文出版，还为翻译本撰写了序言和 24 页的导论。在考察过程中，劳弗在

北京向一个皮影戏班购买了全套皮影，后来这套皮影丢失大半，劳弗为此深感遗憾：“整套皮影不完整，所以导致剩下部分的作用不大。”<sup>[27]</sup> 同时，劳弗在田野笔记中保留了多个戏出的全套剧目，并尽量将同一剧目的皮影人物排列在一起。这表明他认为皮影影偶不能脱离剧本存在的态度。同时，他还用蜡筒唱片录制皮影伴唱，这些唱片一次只能录制两三分钟，但是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线媒体馆藏中可以看到，《花亭》等剧目或伴唱都录制了完整的唱段。劳弗是将皮影表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收集的，这使我们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完整领略当时皮影戏的风采。

其次，劳弗注重实地考察中的科学性，在皮影收集上，他努力保留这些皮影在其收集年代的本来面貌。他收集皮影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在北京、汉口等地向皮影戏班等购买皮影剧本、影偶，并在整理田野笔记时请专业人员标注。这一尝试体现在他的田野笔记中，即按照剧目、人物等对影偶进行整理，同时也显示出劳弗有意对人物影偶进行对比研究的倾向。即使没有影像资料，这些笔记和皮影也给我们了解 20 世纪初期的皮影艺术提供了窗口。在录制过程中，劳弗把蜡筒唱片机放在舞台上，同时用两台机器录制，一个录制伴乐，一个录制人声<sup>[28]</sup>，在他录制的蜡筒唱片中可以听到明显嘈杂的环境音。另外，劳弗在田野笔记中，往往把同一人物或同类型的砌末排列在一起，这些皮影可能来自不同的皮影戏班，在造型艺术上同中有异，劳弗显然注意到这种差异，因此

在整理收集到的皮影时将其忠实记录下来。

最后，与欧美后期对精细的皮影造型、制作、保存以及文化意涵等的研究和对中国皮影流派、造型艺术、传说等方面的详细分析不同，劳弗对中国皮影的关注点更多在于皮影和社会生活的关联。在其谈到皮影收集的信件中，劳弗提到：“无论如何，一个非常普通的纸质面具比最漂亮、最古老的瓷器更有科学意义和价值，因为后者是用几句美言完成（成就）的。”<sup>[29]</sup>劳弗返回德国之后，对自己的收藏进行整理分类，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制品，一类是社会生活用具。皮影在后者的第13个亚类“体育和娱乐”中，这一亚类还包括成群的高跷舞者、潘趣和朱迪、牵线木偶、面具、击剑、象棋等。这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的重视以及对皮影功能的认识。劳弗关注皮影和人的关系，认为皮影“将它的智慧瞄准人类的弱点，或无情地谴责官员腐败或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弊端……它追求的是教育和道德目的”<sup>[30]</sup>。这也是他将皮影偶按照剧目排列的一个出发点——只有通过具体的表演内容，皮影才能和人发生关联。

回到德国之后，劳弗对他收集的皮影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对学界影响较大的皮影中国起源论，并对中国皮影进入法国的时间进行考证，认为其可追溯至基督教神父霍尔德（Du Holde）的《中华帝国描述》，并曾在歌德的生日宴会上表演<sup>[31]</sup>，中国学者如关俊哲、江玉祥、顾颉刚等都曾引用这一观点<sup>[32]</sup>。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观点有所更新，但劳弗的皮影收藏却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受到欧美文化人类学者的重视，为中国皮影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的劳弗收藏皮影种类较全，标注专业，信息详细，曾以不同的主题在纽约等地展览，1923年劳弗主办的“东方戏剧”展览吸引了波林·本顿的注意，这位学者后来使中国皮影在新世纪重新焕发出活力。<sup>[33]</sup>其余的展览包括1979年的“亚洲皮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精选”、1980年“孙悟空：天上的遗产”等。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藏劳弗皮影可以填补20世纪初期皮影的资料和研究空白，为更深入地讨论皮影的剧目、表演、造型艺术的发展等提供珍贵材料。

（责任编辑：兰 维）

#### 注释：

- [1]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ZDA163）的阶段性成果。
- [2] K. S. Latourette,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 XVIII, Third Memoir, 1936, pp.43-44.
- [3] Bennet Bronson, Berthold Laufer, Fieldiana. *Anthropology*, No. 36, 2003, p.121.
- [4]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 [5] 江玉祥：《中国影戏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0页。
- [6] 《燕影剧》，山东省兖州府天主教印书局1915年。
- [7] [美] 贝尔托德·劳弗、[德] 顾路柏、[德] 夏礼辅整理，王霄冰编：《燕影剧：晚清北京皮影戏唱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书中包括1915年山东省兖州府天主教印书局印行的《燕影剧》的影印版以及王霄冰的导言和劳弗所作德文版《燕影剧》序言。
- [8] 江玉祥：《中国影戏与民俗》，第430页。
- [9] 印第安纳大学在线媒体馆藏：[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2023年3月17日。
- [10] 2022年4月，由乔建中、萧梅主编的《中华民族音乐腊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由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丛书包括总览册、物件与历史照片册、信件册、唱词册和光盘册。
- [11] 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唐仲英中国馆：<https://chinahall.fieldmuseum.org/gallery-4>，2023年3月17日。
- [12] 据劳弗和博厄斯的通信，这些皮影偶来自当时北京唯一一家皮影剧团。
- [13] 赵丹：《伯特洛德·劳费尔四次亚洲考古学考察之研究》，兰州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页。
- [14]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https://anthro.amnh.org/laufer\\_collection](https://anthro.amnh.org/laufer_collection)，2023年3月17日。
- [15]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https://anthro.amnh.org/laufer\\_collection](https://anthro.amnh.org/laufer_collection)，2023年3月17日。
- [16] 北京市门头沟博物馆编：《西派皮影遗珍》，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 [17] 江玉祥：《中国影戏与民俗》，第201页。
- [18] 金受申：《北京通》，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 [19] 刘锐华：《冀东皮影史探讨与论述》，魏力群主编：《中国皮影戏全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19-220页。

- [20] 马立明:《北京皮影沧桑——刘季霖先生访谈录》,魏力群主编:《中国皮影戏全集》,第148页。
- [21] 关俊哲:《北京皮影戏》,北京出版社1959年,第9页。
- [22] 翁偶红:《路家班与皮影戏》,魏力群主编:《中国皮影戏全集》,第157页。
- [23] 马立明:《光影几流转 沧桑数百年——北京皮影的兴衰》,《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6期。
- [24] 关俊哲:《北京皮影戏》,第15页。
- [25]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https://anthro.amnh.org/lauffer\\_collection](https://anthro.amnh.org/lauffer_collection), 2023年3月17日。
- [26] Regna Darnell, Frederic W. Gleach, ed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ir Tradition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4, p.10.
- [27] 赵丹:《伯特福德·劳费尔四次亚洲考古学考察之研究》,兰州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页。
- [28] 乔建中、萧梅主编:《中华民族音乐腊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信件册),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年,第108页。
- [29] Regna Darnell, Frederic W. Gleach, ed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ir Tradition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4, p.16.
- [30] Berthold Laufer, *Oriental Theatricals, Guid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o. 1, 1923, p.40.
- [31] Berthold Laufer, *Oriental Theatricals, Guid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o. 1, 1923, p.38.
- [32] Chen Fan Pen, *Shadow Theaters of the World,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62, No. 1, 2003, p.45.
- [33] Limingjie, *How a Bunch of Americans Preserved a Dying Chinese Tradition*. <https://medium.com/sixth-tone/how-a-bunch-of-americans-preserved-a-dying-chinese-tradition-ddd816af64a4>, 2023-3-17.

## A Brief Description of Laufer's Shadow Puppets Collection

Xie Yawen

**Abstract:** During his 1901—1904 expeditions to China, Laufer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shadow puppet artifacts, including acoustic records, scripts, and shadow puppets. Among all the museums,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has the larg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shadow puppets collected by Laufer. Its collection includes field notes and shadow puppets. Field notes have been annotated by professionals and a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factors such as play, characters, and props. The shadow puppets include Hankou shadow puppets, Hangzhou shadow puppets, paper window shadow puppets of the Shanxi Province, and Dongcheng District and Xicheng District types of Beijing. Among these, the Beijing Dongcheng type predominates, preser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variations influenced by the Xicheng typ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 overview of his shadow puppetry collection reveals that Laufer regarded Chinese shadow puppetry as an integrated art form encompassing handicrafts, performances, and folk literature. He aimed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shadow puppet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mphasizing its connection to social life. His work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subsequent studies of shadow puppetr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Laufer, Shadow Puppets, Dongcheng Type Shadow Puppets of Beijing